

最新

短篇卷

洪治纲 主编

小说选

古吴轩出版社

最新

短篇卷

小说选

洪治纲 主编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新争议小说选.短篇卷 / 池莉等著.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4.12

ISBN 7-80574-881-0

I. 最… II. 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7818 号

选题策划: 朱文颖

责任编辑: 朱文颖 孙 铮

装帧设计: 苏 洲

责任校对: 权俊良

书 名: 最新争议小说选(短篇卷)

著 者: 池 莉等

主 编: 洪治纲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如皋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6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74-881-0/I·016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洪治纲

很多作家都认为，短篇小说是一种最具有挑战意味的文体。它看起来短小精悍，轻松随意，无论是对故事的完整性还是对人物性格的丰满度，都没有明确的叙事要求。但是，它对作家的艺术智性以及审美思考的表达，却有着特殊的考验。一个作家，即使你的思想相当深邃，审美体验异常丰富，叙事经验也十分练达，但要写出一篇真正有意味的优秀短篇，同样是难上加难。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短篇小说的叙事中，任何一处不经意的败笔，都会显得特别招眼；任何一种缺乏智性的结构，都会让人索然无味。

短篇小说的这一特点，不仅决定了它对作家叙事能力有着特殊的要求，还意味着它对读者的审美接受能力也同样有着特殊的考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优秀短篇，不可能像中长篇那样，可以自由从容地传达许多丰富的审美信息，而是呈现出大量的断裂和空白。因为短篇小说十分有限的文本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做到高度的内敛、含蓄、隽永，必须使形式成为有“有意味的形式”，能够寄寓着某些“象外之象”、“题外之旨”。这也意味着，读者要想全面地获得作品的审美信息，领略到小说中的某种“余韵”和“余响”，就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潜能，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艺术再创造，用罗兰·巴特的话说，就是使作品成为一种“极乐的文本”，在解构与重构中获得

审美的愉悦。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缘故,与中长篇小说相比,有关短篇小说的争议,近些年来并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大多数引起争议的作品,无论争议的范围还是争议的延伸区域,也都不是很广,很少有轰动效应。特别是有些作品,按照人们通常的阅读观念,我个人觉得应该会产生一定范围的争议,但是就我的视野所及,却并没有看到争鸣之声的出现。我想,这可能还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精神慵懒症在作怪吧——大家都乐于接受一种现实,而懒得思考、懒得较真了。但这无疑也给我们的这个选本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为,既然名为《最新争议小说选》,我当然希望网罗那些备受争议而且最好是争得不可开交的作品。如同人类精神生活的多元性一样,文学的争议也应该是多向度、多方位的,它呈现的只是人们内心思想的景观,不应该也没必要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当然,那些试图颠覆人类文明的基本底线的作品除外。

尽管这种普遍性的争议和广泛艺术交锋的匮乏,给我们在短篇小说的遴选上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是,也还不至于让我们手足无措。毕竟,根据自己多年的阅读经验和对文坛创作关注的程度,我还是非常清楚,哪些作品在叙事经验和审美方式上已有所突破,那些作品触及了人们惯常的生存秩序和伦理体系,哪些作品存在着令人惊悸的精神内涵。如果将这些作品认真地甄别出来,我认为,它们将足以让人“有话要说”、“有话可说”甚至是“不说不快”。而这,也正是我得以完成这个选本的理由和尺度。

收入在这本争议小说选中的短篇共有二十一篇,均是最近几年发表的作品。与中篇小说选本相比,它的作者队伍覆盖面要大得多,既有八十年代后出生的文学新人(如小饭),又有七十年代出生的“另类小说”代表人物(如棉棉、尹丽川、李红旗),还有当下文坛上的一些青年中坚力量(如东西、艾伟),当然也有一些名家的作品。说实在的,这种作家队伍的分布并非我的有意安排,而是我自己编完后的“意外发现”。但是,从这个“意外发现”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无论老中青作家,都呈现出某些自我突破和寻求创新的勇气与姿态——正如我在前面所言,只有具备某种艺术突破倾向并对人们的惯常思维形成冲击力的作品,才是我的选择标准。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的选编意图,我将这个选本中的小说大致归为四类。第一类是在叙事内容上颇显“另类倾向”的新人作品。这些作品有不少均出手不凡,无论叙事技术还是审美内涵,都展示了作家良好的艺术潜力和思想的尖锐性。譬如,张万新的《马口鱼》将一个少年的成长投放到残忍的人性折磨之中——尽管那里也不乏一些刚烈的血性和豪迈的江湖气息,但是,极度贫乏而又动荡不安的生活,却使他们永远也无法获得正常意义上的伦理关怀。他们只能用马口鱼来寻求本能的肉体抚慰,在马口鱼的幻境中制造欲望的快乐。这种非人性与非人道的怪诞行为,却以高度人性化的方式展现在“我”的面前,不仅让少不更事的“我”在突如其来的场景中洞悉了生命的本质,而且也使“我”心中所理解的生命尊严,在转瞬之间便坍塌殆尽。王小菊的《我和王小菊》则让两个女孩以近乎疯狂的方式,不断地游戏着情感。但是,在人物内心深处,作者又通过戏拟性的口吻点燃了她们的母性愿望,并借助好奇心作为故事发展的推动力,使人物最后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女人特有的母性意识和道德尊严中来。这些作品读起来常常让人备感惊悚,甚至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细细回味,又会感到某种人性的粗砺和尖锐。

第二类是直击社会现实内部和情感隐秘部位的作品,包括东西的《我为什么没有小蜜》、戴来的《茄子》、艾伟的《欢乐颂》、吴玄的《末城跳蚤》以及魏微的《化妆》等。这些作品虽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争议,但是其影响范围却是有目共睹的。它们在叙事内涵上所触及的一些社会伦理秩序和价值观念,显然都突破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恪守的某些标准,或者说,大大地超出了人们内心固有的一些基本经验,同时又隐含了某种诡秘的人性能,颇有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生意味。

第三类是一些名家的新作。它们也同样被人们频繁地提及,而且多半持以赞赏和肯定的态度。这些作品大多满足于讲述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情节生动,可看性很强,可以看出作家内在的叙事功力。但是读完之后,又觉得或理性过于突出,或故事过于平庸,很难给以艺术智性的审美满足。因此,这些作品在问世之初,虽也偶有质疑之声,但我觉得无论是质疑的方式和质疑的力度,都还欠缺

一些火候。譬如贾平凹的《打猎》基本上是依托于一个“荤味笑话”，演绎了一个近似于荒诞的故事。而池莉的《一夜盛开如玫瑰》试图让一个大学女教授进入一夜情的冲动，由此来打开知识女性在情感与理智方面的自我冲突，但作者对这种冲突的叙述似乎也并不尽如人意。

最后一类是明确地带有我个人“偏见”的作品。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作品无论是从艺术智性上还是从审美意蕴上看，都应该属于颇为难觅的优秀短篇之作，但是它们却非常意外地被“忽略”了，以至于很少有人提及。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将它们重新挑选出来，就算是我个人与广大读者的一次讨论吧。当然，为了尽量地减少这种“偏见”在选本中的分量，我仅仅选择了两个短篇。

文学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同样，伴随着各种探索的争议之声，也应该没有终止的时候。我渴望的是，围绕着每一位作家的每一部有明确探索倾向的作品，我们都可以建立起一种艺术交流的平台，一种智慧交锋的平台，一种思想碰撞的平台，从而让我们日渐慵懒的精神重新复活起来。

2004年8月于杭州

敬 告

由于编选时间仓促、工作量大,未及与所选作者一一取得联系,请见谅。

现仍有部分作者地址不详,为及时奉上稿酬,请有关作者及时与我社编辑孙铮联系。

地址:江苏苏州十梓街 458 号

邮编:215006

电话:0512-65238608

古吴轩出版社

2005 年 1 月

目 录

·山坡上的女艺术家	小饭 1
·马口鱼	张万新 10
·我和王小菊	王小菊 19
·雨把烟打湿了	须一瓜 34
·无爱一身轻	盛可以 57
·阿蹦的酒馆	狗子 68
·孙子找爸爸	尹丽川 76
·出卖世界的人	李红旗 92
·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	棉棉 98
·左肾	程波 116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	东西 134
·茄子	戴来 153
·欢乐颂	艾伟 166
·未城跳蚤	吴玄 175
·化妆	魏微 192
·猎人	贾平凹 210
·黑猪毛 白猪毛	阎连科 225
·幸福票	刘庆邦 241
·一夜盛开如玫瑰	池莉 252
·两个厨子	苏童 261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余华 270

山坡上的女艺术家

小
饭

对庆丰来说,每一个早晨都一样。醒来的时间一样。地点也总是一样。包括躺在身边的妻子都一样。醒来这件事十年如一日,就像一尊不变的雕塑。当他仰面朝向他的天花板,心就会想:天花板是他的,床是他的,旁边的妻子也是他的,他拥有的实在是太多了。于是他用左手抚摸起妻子的手臂,从肩膀开始,一直摸到肘部。隔着一层内衣,鬼知道他摸出什么感觉来。最可恶的是,庆丰觉得每次抚摸妻子的感觉居然也一样。

这时候他的妻子扭了扭身子,有了动静。对于这样一个按部就班的早晨,他总是非常有把握,他知道自己妻子马上就要醒过来了。他收回了自己的手,他想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几点钟?窗外有多少只麻雀在叫?其中有哪些麻雀羽毛漆黑,就像乌鸦一样?而另外一些头顶上有白颜色的鸟是否停留在树梢的最顶端?天哪!他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他想起昨天晚上又看到她了。庆丰说。他知道此时他的妻子已经醒了过来,并且能听到他所说的话。“她就坐在那个山坡上,还是老婆势,接着从一边跳跃到另外一边,手臂张开——她的手臂纤细,就像一只猴子,或者说是长臂猿。或者是另外一种猴子。”

妻子嗯了一声,并不接话,也不问问题。她似乎没有兴趣,并且显得有些不快。

可是庆丰还在继续：“她又出现在那个山坡上，我看到她了。你说我怎么又看到她了？她穿的是黑色的衣服，至少不是白的。在月光下，她有时候坐着，但是她更喜欢飞翔和跳跃……你说我怎么又看见她了？”他继续说道。

“可是你又没叫我。”妻子的声音矫情而含糊。她转了个身子，把手勾向庆丰，妻子希望她的手风情万种，但是庆丰并没有这样觉得。

“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巧，天天晚上看到她？”

“可是我没有一天能看到！”妻子终于开始大声说话。

庆丰的脸上开始笑了。“是昨天……晚上我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的。我当然想叫上你，可是当我上完厕所以后，她就消失不见了。你要知道，我本来是想叫你的。但是正当我想叫你一起看的时候，那时候她就不见了。”

“她可真像一个鬼！”

“对，而且她似乎总要避开你？你说这是为什么？”庆丰发现妻子并无反应，微微的叹了口气。“要是你有晚上上厕所的习惯，你迟早会看到她的。”说完这句话他就又开始面带微笑，他正在产生一种快感，原因是他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或者在他看来，他创造了一个伟大的秘密，并且正在独自享受这个秘密给他带来的巨大快乐。

“哎……其实……我昨天其实也上了厕所。”妻子突然咕哝着，“怎么我没有看见呢？”妻子的眼睛开始睁开了，就像一个婴儿那样睁开了，并且眼神迷茫而又无所谓。她抬腕看了看手表，她总是不脱手表就睡下。庆丰告诉她这并不是一个好习惯。这块手表总要咯住或者弄疼庆丰的这里和那里。她看了看手表，决定继续睡。

“你真的上了厕所而没看见她？”庆丰疑惑地问。他简直有点紧张。

“我才没注意，我可被憋死了。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水。我才没注意窗外，根本没往外面看！求你别吵了……让我就再睡一会儿，好吗？”

庆丰好像又不紧张了。

庆丰率先起床。在起床之前他拧了拧妻子的脸颊，仿佛这样就

能把妻子昨天晚上喝下去的水从脸上拧出来。后来他起身穿上了毛衣，坐在阳台上抽了根烟。阳台正对着对面的小山坡，这不得不说是个拥有美好风景的地方。也许这一刻对庆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用来对昨天晚上的所见所闻加以充实更多具体的东西。

但是妻子在他的背后不停地叫：“快刷牙，快去刷牙。”这才让庆丰走进了他们家的盥洗室。他先看了看自己的脸，左右不停的摇晃着自己的脑袋，他反复地打量自己的左右两面，仿佛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妻子不久后也进入了盥洗室。

“她就是站在那边……跳么？”妻子手指着盥洗室的窗外。

“对。”

“让我好好看看，都是些杂草，不知道那个女人晚上呆在那边都在干什么？呃……你说她是从哪条路走到那个山坡上的？又从哪条路下山？”

庆丰对妻子的好奇心感到满意。“我可没去过那边。但是小时候我就听说那上面有些古怪的坟墓，吓人的很。我打小就听老人家说，他们总是说‘别去那边玩，别去那边玩’。问问他们原因，他们其实也一无所知。”

“不对，他们很可能是知道的，但是不能泄漏天机！”庆丰突然又对妻子的话语满意起来。

妻子继续说：“不如我们现在去看看。我猜想那个山坡一定很好玩，我想那些树下会有些好玩的东西。”妻子就和庆丰并排站着眺望窗对面的那个山坡。

“可我们……怎么过河？”庆丰现在已经肯定妻子彻底的面对面的山坡以及山坡上会出现的女人开始感兴趣。这一点很好。他想。

“我就从窗口跳出去，直接跳到对面的山上！”妻子欢快地说。

“见鬼，你疯掉了。”庆丰发觉原来妻子正在开无聊的玩笑。他兴致索然，开始刷牙。不久之后他吐出了一口牙膏水，擦了一把脸，吃了面包，喝了牛奶，然后就匆匆忙忙出了门。

等庆丰出门以后，他的妻子开始看电视。她总是这样，一年四季就在电视机面前度过。电视机能给她太多的东西，欢笑，哭泣，惊

奇,不俗……所有庆丰没有给她的,她就从电视机这边要。她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电视机。她嗑瓜子把牙齿都嗑坏掉了。但是她对自已的牙齿并不关心。比起电视机里面的故事,牙齿实在是显得太没意思。

看了一天电视机以后,傍晚庆丰的妻子开始坐在电视机前面等候庆丰回来,门铃一旦响起来,她就下意识去开门。条件反射?差不多就是这样。

庆丰拥有一个不错的工作,因为收入稳定并且不低,他在两年前要求妻子不再出去工作。他认为把自己的妻子安置在家里是对妻子最大的爱护。对妻子热爱看电视剧这一点,他更为欣赏。只是他有点不明白她为什么看电视剧看两年都不会生厌。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生活就像螺丝拧紧的发条机器,按部就班,整齐划一。这当然就是他所希望的。他的理想状态也许就是如此。但是有什么正在改变他的理想,但尚未改变他的生活?庆丰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但似乎这一切、原本他希望的一切似乎已经无法改变。

下班回来的时候庆丰这样想,突然间觉得有点乏味可陈。但他还有更大的快感。这一点让庆丰感到知足。这种满足感对庆丰来说也许是关键的。

作为庆丰的妻子,她对自己的丈夫没有更大的奢求。如果一切平静如水,电视剧不断地在拍下去和播出来,生活也该继续。应当如此。只要庆丰的妻子不把自己的牙齿完全嗑破,她的生活也不会受到影响。那么即使她的牙齿完全嗑破了,那又会怎么样呢?妻子觉得这是一个无聊的假设。她特地到盥洗室着重检查了她的牙齿。还不算太坏。这一点让庆丰的妻子感到满足。她今天喝了很多的茶,当然还有咖啡,她已经把一个月之内的茶和咖啡的消费量在一天之内消费掉了。从早上重播的电视剧一直看到晚上的黄金剧场,她必须不停地喝水,她很清楚这样做是为什么。阳光照进漂亮的屋子,在刺眼的阳光下喝水;电视剧的插曲悲伤动人,在电视机的射线前面不停地喝水。喝水和做爱是保持青春的两大秘诀?今天晚上她突然想到不停喝水这个行为能一箭双雕,她控制着水分缓慢流入肠胃,半夜她一定能上一个厕所。光这一点,也能让她兴奋,比茶叶和咖啡因更令人兴奋。现在她真想知道半夜会观看到什么样的

现象。为此她还使用了仅有的一点想像力。

庆丰回家以后一切基本照旧。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惟一的不同之处是晚餐的时候大家都显得有些尴尬,没有说很多话。也许平时就是这样。但新想法诞生以后,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崭新念头,都会使各自说不出话,这时候心情也许有点微妙。在看似平静的气氛中庆丰和他的妻子相拥入睡。但是现在他们终于可以避免尴尬了。有谁会喜欢尴尬呢?两人都更为焦急地等待着半夜的观赏。就像电台里预告了一场天象。

首先是庆丰没有睡着。他发现今天的妻子有些不对劲,她在不停地翻身。对这个出乎意料的现象庆丰有些不满。也许正因为受到了干扰,他变得焦躁。他转过头试图盯着他的妻子。但是妻子也正好面对着他。

“还不睡,这是怎么了?”庆丰觉得不安。他所希望的(也许就是他亲手制定的)秩序正在被打乱。如果没有一点夫妻之间的活动,他的妻子总能很快睡着。但今天又有点不同。

妻子首先并不愿意表露痕迹。也许隐瞒一点想法会对夫妻双方带来更大的刺激。但是庆丰并不这样想。

“我知道你还没有睡着,告诉我你为什么没有睡着。”

妻子当然还想继续伪装。这并不显得卑鄙。她轻微的“嗯”了一声。

庆丰叹了一口气。他经常这样做,他现在要让他的妻子明白他现在正在失望之中。

“你应该回答我的话……真的睡着了?”庆丰并不打算放弃,但也显得对自己的判断有些犹豫不决。

现在妻子不再翻身。她还真能装打呼。

“呼哈呼哈……吁……”

庆丰突然觉得可笑。他妻子原来是这么打呼的,他今天还是第一次知道。

时间快到了。这是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心照不宣。首先是庆丰半夜起床(他并没有在之前睡着过),他现在的目的是去阳台,当然也要光顾一下卫生间。

妻子如释重负。稍等片刻(这是经过妻子计算过的时间么?)

她也起来了。她看到了她的丈夫走向了阳台。可是他们相遇的地方却是在卫生间门口。庆丰不可能没有察觉到妻子起床所发出的必要的声响。

“啊，你也起来了。”庆丰说。

“是啊，我看你看了好一会儿了。我忍不住也跑出来看那个神秘的山坡女郎。在哪啊，在哪啊？”她蹦蹦跳跳的样子让庆丰有点不解。但是这也让庆丰有点难堪。他难堪的原因是他并不知道妻子会在此刻醒来，就像他并没有料到妻子在床上没有睡着一样。

“噢……就在那边。”庆丰犹豫了一下。然后他说，“看吧。她……现在正坐在那边，她细长的手臂……拿着什么东西，嗯，好像是一枝画笔。她……今天居然在画画？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个样子。”庆丰说。

“你等等，在哪个位置？”妻子揉了揉眼睛。

“就在那边。喏。她平时就是跳舞，好像什么样的舞蹈她都会。刚刚还跳了一段呢。她跳舞如同天仙一样，就像你看的《西游记》，她跳舞如同那里面的仙女。”

“啊，在哪？我还是没看到啊。你指给我看，快点快点。”妻子在窗口东张西望，但似乎毫无所获。现在她在看庆丰的目光，希望能循着它的目光找到那个画家和舞蹈家。

“呃……真奇怪，你听到声音了么？”庆丰突然问妻子。

“啊？声音？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声音。是对面树林里的鸟鸣么？”

“不，是她的歌声。现在那个女人站起来了。她在唱歌，你真的没听到？”庆丰没有转过脑袋，他只是问，就如同在问窗户一样。

“没有什么歌声啊。我听到的是鸟叫，奇怪的鸟叫。但是很微弱。根本不像人唱的歌啊。”

“不，你可能没有听到。你说的鸟叫应该是你的耳鸣。她确实是在唱歌，你为什么听不到？”

“我怎么会有耳鸣？”妻子不解地问，“你知道我没有耳鸣，你有耳鸣。”

“噢，是么？不过她唱得确实不响亮。如果晚上唱得那么响，会把邻居们都吵醒的。你看，邻居们没有被吵醒。她唱得并不响亮，你

听不到是正常的。”

“但我至少应该看到啊。”妻子怎么都没有看到对面山坡的树林里有什么动静。也没有人影，鬼影都没有。“你今天有点奇怪，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不，我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应该能看到的——她现在已经不唱歌了，她又坐了下来。哈哈，她现在又在跳舞了，这回你看到了么？”庆丰有点高兴了。

妻子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但是毫无收获。是那些树影么？不是。一点儿风也没有。所以树叶根本没有摇动。庆丰，你在撒谎么？妻子在心中这样问。但是庆丰坚毅的目光还在注视着那个位置。那个位置看来如此确定毋庸置疑。

“别搞了，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什么女人在跳舞在画画在唱歌！”妻子对庆丰的奇怪言行有点生气。

“怎么没有？我都看到了，你还说没有？”庆丰反问的语气变得很重。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你还说有？”妻子当然更有理由。她完全相信自己的视力和观察能力。即使常年看电视，除了牙齿，她也没有伤害到任何器官。她甚至能在卫生间里和阳台上看电视，她觉得自己的眼神太好了，但是她在对面山坡上看不到任何东西。

“你怎么不相信我？”庆丰显得更为生气。

“你根本是在骗我。我什么都看不见，你却在这莫名其妙地骗我。你有毛病！”妻子为了观看有关庆丰跟她描述的景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包括她喝了那么多水，但是一切似乎都是假的，什么都没有，她当然很失望。她甚至有点气急败坏。

“你这个蠢货！”庆丰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愤怒着骂道。他怀疑自己的妻子不相信自己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她看不到。他心想妻子一定是因为别的，或者是借机行事。早早地就盼着这样一次机会。他无法忍受一个心怀鬼胎早有预谋的妻子。有别的男人正在跟她偷偷交往。可能已经有了一段不短的时间。这可让庆丰忍无可忍，怒无更怒。可他有什么证据？他只知道他的妻子整天呆在家里。但她除了看电视之外就不能干点别的？她一定会干点别的。他如此确信。打电话？写情书？就算她出门几趟，庆丰他也不可能知



道。她真的对电视剧有那么大兴趣？鬼才相信。

“你……”妻子指着庆丰的鼻子。

“滚开！你这个庸俗的女人！”庆丰推开妻子的手。

“啊？李庆丰！你居然说我庸俗……”

“哈。对。我就是说你庸俗。我还没有用更准确的形容词。好
吃懒做、整天看电视剧、还跟别的男人……”

一整天喝下去的水并没有让妻子有上厕所的感觉，但增加了许多唾沫星子。她喷出的唾沫星子正在阻止庆丰把话说下去。“李庆丰，你把话说清楚！”

“我要离开你这个庸俗的女人！我要到对面的山坡上去找那个艺术家！艺术家！你懂么？你不懂，你是个庸俗的女人！”庆丰完全失去了对自己和对妻子的控制，说出了这些话以后，现在谁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真的要走么？可是他正在往门口走去。

此时妻子迅速地脱下了手腕上常年没有脱下的手表。

但是庆丰的动作更快。他走路如奔，他甚至已经打开了门。

“见你的鬼去！”她使劲地把手表扔向庆丰。但是却被庆丰摔下的门阻挡了去路。手表与门重重地相撞，发出了哐当的声音。接着手表又与地板相撞，第二次发出哐当的声音。这块手表是庆丰早年追求妻子的时候送给妻子的礼物，妻子还记得庆丰那时候深情款款地告诉她，要她爱他的时候永远地戴着它。庆丰摔门而出后，妻子一屁股坐在冷冰冰的地板上，她双手搂住双肩。开始她痛哭了一会儿，但是后来她又走回到窗台，双眼红肿地整个晚上都在注视着对面的山坡。

庆丰一去不回。接连三天都没有去上班，也没有回家。公司连续打电话到庆丰的家，妻子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说他身体不舒服。而村里所有的人都以为庆丰出差了。妻子找遍村子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各种棚户，杂草堆，和灶头内部，都没有发现他。后来大家才知道庆丰是出走后失踪了。这个男人突然的失踪给人们带来了不少话题。但他温存的妻子似乎并不关心这件事情。她知道惟一还没有找过的地方就是对面的山坡，隔着一条河的山坡。

妻子在每一个晚上打开窗户。她向后山眺望而去，有一天她终于看到了对面山坡上的女艺术家正在翩翩起舞。由于长时间的流